

## 有趣的篆刻

□陈云

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印章石，顺带着以为我也会篆刻，以至于常有人要我刻章，我只能一次次给朋友们道歉：不好意思我不会，真不会！实际上，要说完全不会，好像也不是，毕竟，若干年前我曾自学过两年篆刻。

### A

那年我在厂工会工作。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，北方有所函授艺术学院正招收篆刻专业学员。只要交费，即可邮寄教材，以自学为主，学员每月将篆刻习作寄给学院，有专业老师点评打分，并回答学员提问。只要按照要求提交作业，达到一定水准，即可结业。我看学费还在我承受范围之内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参加了函授学习。

对于篆刻，之前我了解很少，只知道印章上所刻的字体是篆书，而篆书的装饰性很强，线条圆转流畅，繁而有序，多而不乱，“篆尚婉而通”，优美好看，是篆书的好看吸引了我。

古人说：“不识字而刻印，犹如不识字而作文章，其文章之不通，可想而知矣！”学习篆刻，先得认字，还要准备一些必要的工具。

我去新华书店淘了半天，只挑选了一书一贴：刘江的《篆刻艺术》、常用字对照字帖。同一个汉字，有楷、行、隶、草、篆书五种不同字体对照，可以很方便查到某一个字的篆书写法。

办公室同事谢老师得知我参加篆刻函授学习，兴致勃勃地介绍起篆刻的基本常识。原来他学过篆刻，他还热情地建议我去县新华书店买印石，很便宜，篆刻刀则可以自己做。

我按图索骥买到了四五个不同大小的印石，接着去机修车间砂轮机旁的垃圾堆里，捡来几条断钢锯，其中一端用砂轮机打磨成宽为5毫米左右的刀锋，再拿一根竹筷对半拗断，分夹于钢锯刻刀两侧，用细绳绑紧，便于手指握住发力。



配图 汤青

### B

万事开头难。如何将创作好的篆字，以反背字的样子复印(写)到石头上，这是个大问题。虽然教材中有几种复写的方法，但我总是把握不好。

一次去厂资料室借图纸，资料室老师正好从一个容器中把一卷用氨水熏好的图纸取出来，里面夹着半透明的硫酸纸。我灵机一动，这种工业制图用的半透明纸能不能用到复印(写)反背字上？当即向资料室老师要了几张边角料，下班后马上试验，没想到效果还不错：先在硫酸纸上写好要刻的篆字，笔画尽量浓一点，然后贴到印石底面，用笔的尾端压磨写有篆字的硫酸纸，不一会儿篆字就复制到印石上去了。

实际上，反背字的复印(写)方法还有不少，之后我看见有用香蕉水、洗甲水的，当然最厉害的是直接用毛笔写到印石底面，因其正面字与反背字的转换早已了然于心，在篆刻时候，笔画的粗细、转折的角度能够做到随心所欲、游刃有余。

写好反背字，接下去就要动刀了，心中未免有点忐忑，却又跃跃欲试。

左手握紧印石，右手大拇指、食指与中指三指握刀，无名指顶住印石一侧，牢牢控制住刻刀位移的分寸，以免冲刀刻向左边时，伤到手指。当刀锋接触印石一刹那

间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通过指尖传来，太有趣了！

刚开始实操阶段，手的腕力和指力较小，自制的刻刀还能对付。一段时间后，随着指力的慢慢增大，钢锯条显得脆弱不堪，在石与刀的角力过程中，刀口两端的尖角要么被石头磨钝，要么被石头崩断。一段时间后，还是买了一把专用的篆刻刀，感觉十分趁手。

按照教材要求，从临刻秦汉印开始学篆。这可是古往今来学习篆刻惯有的规矩。明清篆刻大家吴让之曾自述“让之弱龄好弄，喜刻印章。早五岁乃见汉人作，悉心摹仿十年”。清末民初著名的书法家、篆刻家、画家和诗人，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评价吴让之：“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，故刀法圆转，无纤曼之气，气象骏迈，质而不滞。”可见其对秦汉印学习的重视，并且认为学习篆刻应从秦汉印中汲取养分。

秦汉印谱种有二字印、三字印、多字印，以及各种朱白文。这里“朱”和“白”指的都是颜色，“朱文”是指钤印出来的是朱红色的文字，“白文”指的是印蜕所见是白色文字。（“钤印”就是盖章，而盖出来的章“纹理尽合，似蝉虫脱蜕”即称其为“印蜕”。）

### C

将将摸到篆刻的“门边”，为了多点实践的机会，我开始向同事推销自己：

我：张师傅，我给你篆刻一方名字章要吗？

张师傅：什么叫篆刻？字是不是像打结一样？

我：噢？噢对！就是这种字，您的名字可能还要多打两个结。

张师傅：不要不要，看到解不开的结就心烦。

篆书的笔画较多，有些字看上去真像结结相缠、环环相扣，张师傅的想象力不要太丰富，差点让我笑喷。

大概厂工会领导得知有不少员工工余时正在练习书法篆刻，恰逢其时请宁波市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周律之先生，来厂阅览室做一次书法篆刻指导讲座。活动间隙，我拿出一方自认为临刻得还不错的“寸心知己”章，请周先生点评。他看了一眼，问我用什么刀刻的，那时我还在用钢锯条制成的刻刀，就实说了。周先生笑笑，对我的章没多少点评，只强调一点，具体的话我早忘了，但大概意思没忘，即下刀要果断，无论是冲刀还是切刀，一刀见效，刻好后尽量少作修改，更不要刨来刨去。当时我听后感觉似懂非懂，多年后才慢慢懂得，只有独刀落，印章中篆字的线条才能坚挺有力，无论朱白文，都是一个理。

函授学院办有一张内部小报，刊发一些学习动态和学员作品。我精选了颜真卿《劝学诗》中的“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两句，还有一句取自陶渊明《饮酒·其五》中的“心远地自偏”，刻成三方大章，前一方朱文，后两方白文。结果一方“白首方悔读书迟”幸运地被小报采用，收到报纸的那一刻，开心了好一阵子。

但凡兴趣爱好，仅凭一腔热情，没有确定的目标，之后的结果大多半途而废、不了了之。我学篆刻的热情，只持续了两年就慢慢消退了。

人啊，有时真想不明白：当初条件那么差，我刻得津津有味；如今条件这么好，要刀有白钢刀、钨钢刀、纳米刀，要石有青田石、寿山石、大松石，却再也提不起兴致，无法静下心来，聆听自己手下的金石撞击之声。

在学习篆刻这事上，我是一个反面教材。但说实话，学篆刻的过程真的蛮有趣，就拿识别篆书来说吧，平时游山玩水时见到的亭台楼阁上名人题写的字，很大一部分使用的是篆体，通过学篆刻认得了不少篆字，看懂牌匾、柱子上篆字的意思，还是蛮开心的。